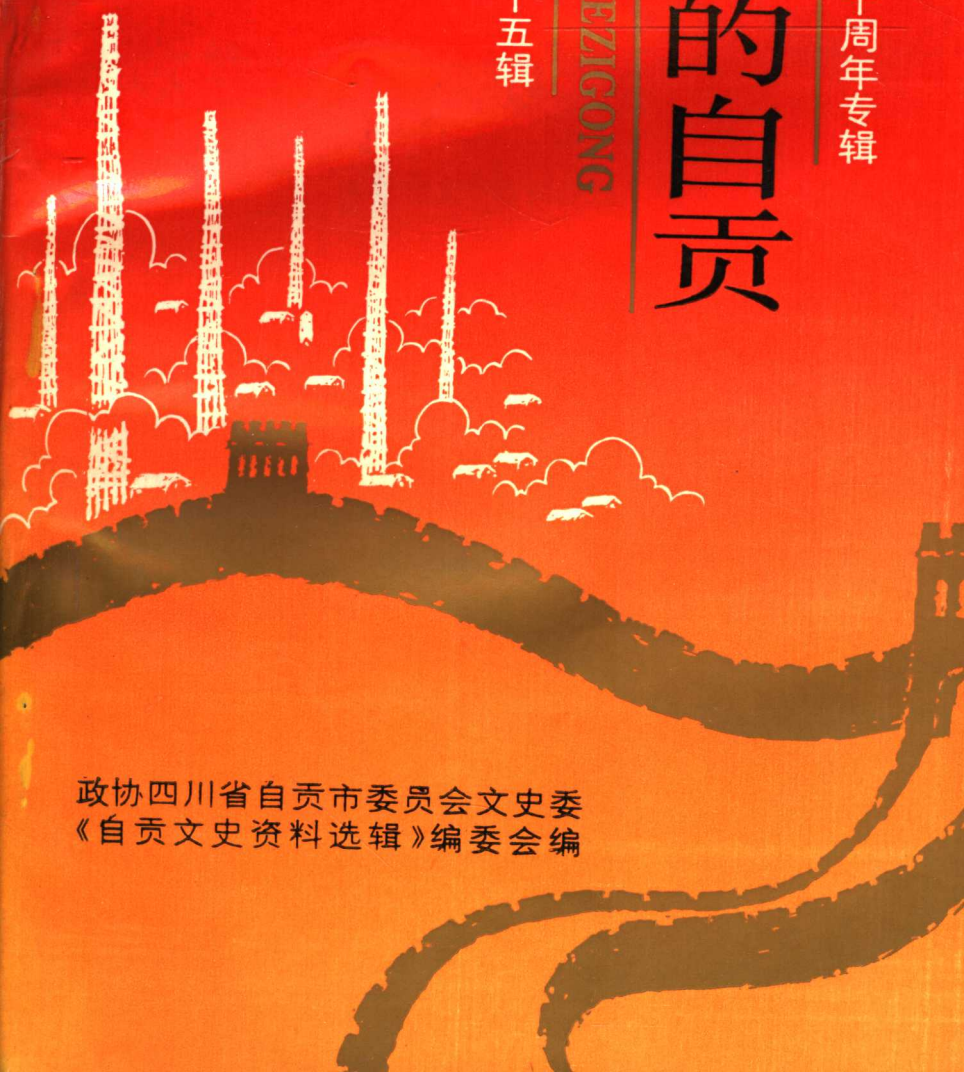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

抗战时的自贡

KANGZHANSHIDIZIGONG

《自贡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政协四川省自贡市委员会文史委
《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编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专辑

抗战时的自贡

《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

政协四川省自贡市委员会文史委

《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编

1995.8

封面设计 陈德荣

自贡文史资料选辑 第25辑

编辑 《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编辑委员会

邮编 643000

地址 自贡市檀木林街16号

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内部报刊准印证号：川内字第04—030号

工本费5.00元

自贡市政协第十届
文史资料委员会

副主任：	罗成基	何元文
委 员：	朱时达	刘亮晖
	吴克让	钟明冰
	赖国英	廖时香

《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 编：	刘复洋	
副主编：	邓长富	何元文
编 委：	罗成基	况显远
	赖国英	何桂清

前 言

陈芳模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了《抗战时的自贡》专辑。为了搞好这个专辑，作者、编者在编委会的指导下，做了许多工作，这是令人感激的。虽然专辑中不可能详尽地记录出自贡的抗战，但他却有代表性的反映了抗战时的自贡。

据我所知，自贡抗战时的盐业增产加运，盐工的艰苦劳作，抗击日军的空袭轰炸，自贡各界人民响应冯玉祥将军的爱国献金运动，知识份子特别是热血青年的抗敌宣传活动，构成了自贡抗战的主要画面，画面里的人物无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无不高扬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在我们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最值得我们回顾的，也最令人感奋的，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灵魂。我想，在不少资料篇章里，都不同程度的而且是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专辑的后面还选编了几篇资料，有关抗战的地点虽不在自贡，然而作者却与自贡相关。就资料而言，我认为是弥足珍贵的。有的资料或可补史之阙，或可正史之误，也许可增加些听闻。黄埔一期老人曹利生先生的《点滴回顾》，揭发了日寇在侵华战争期间的贩毒行径。周公辅先生的《麟爪叙述》，写出川军在抗日战场的一些侧面，也使我增加了对我父辈在抗战前方活动

的了解。对于今天来说，凡此抗战的往事，应该使后来的人有所了解。我想，这本专辑是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的。

在专辑里还有篇〈自贡高炮对日作战忆述〉值得说一说。作者肖国柱先生系当时高炮连长，在自流井探亲时写下这篇回忆录，生动的反映了抗击日机空袭的战斗场面。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在爱国一家上的共同语言。

〔前言作者系政协自贡市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民革自贡市委主委。〕

目 录

前 言陈芳模 (1)

抗战时期的自贡盐业吴泽霖 (1)

抗战时期自贡盐工的贡献蒙德铨 (13)

抗战时的富顺工业状况幸代明 (19)

荣县人民八年抗战的贡献张贵祥 (22)

抗战时期自贡的纺织业熊问衢 (24)

抗战时期自贡的合作事业江文澜 (26)

抗日战争与自贡市的献金运动罗成基 (32)

冯玉祥莅富献金点滴林永年 (39)

日机轰炸自贡纪要郑文波 (42)

我家惨遭日军飞机轰炸记实钟泽云 (45)

侵华日军轰炸自贡实录袁嘉锴 (47)

自流井“双十”轰炸亲历记涂成文 (55)

抗战时自贡高炮对日作战忆述肖国柱 (58)

抗日时期的自贡蜀光中学罗成基 (62)

抗战时自贡文艺掠影肖士雄 (69)

忆抗日救亡文艺宣传在荣县辜其灼 (77)

唱抗战歌 演抗战戏丁 东 (84)

我参加抗敌救亡活动	吴恒德 (92)
我亲身经历的抗日宣传活动	胡昭奎 (97)
抗日阵亡将士邓梧生小传	苏永笃 (102)
日军投降的回忆	钟朗华 (106)
抗战点滴回顾	曹利生 (110)
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郭永伟 陈同和 (113)
我在抗日战场的麟爪叙述	周公辅 (125)
西安事变时的戴笠	晏光侯 (152)

荣县五宝小学校歌 (12)

思念 (25)

补白

抗战时贡井盐场增产概况 (31)

抗日女战士李永新 (38)

黄炎培赋诗自流井 (41)

抗战时的赵熙 (44)

少年歌咏队抒怀 (46)

王喟然之死 (54)

一则谜语三个答案 (57)

川剧《武胜千秋》唱段 (68)

宋氏三姐妹访问自流井 (76)

献血 (91) 血债要索偿 (96)

记滕县血战 (101)

沦陷 (105) 北海观落日 (109)

抗日归国从军记 (124)

营中杂咏之一 (151)

勘误表	(160)
-----------	---------

抗战时期的自贡盐业

吴泽霖

从清代同治到辛亥革命，自贡盐业平均年产量达400万担，自民国初年到抗战前，平均年产量下降到300万担，最低的一年，仅产167万担。抗战军兴，自贡盐业得到长足发展，八年中平均年产量达到486万担，最高年产量526万担。平均年产比战前净增186万担，全部外运湘鄂。

战时自贡盐业的增产措施

1939年，淮盐产区沦陷，长江下游相继失守，淮盐不能上运，整个华中地区食盐顿成紧张状态。国民政府由南京撤退到武汉时，就提出增产川盐，以供销需。自贡盐大量增产，是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此时抗战已进入紧张阶段，前后方之军需民食，唯川盐是赖。特别是战事将持久进行，大量军政费用支出浩繁，财政负担日见沉重。当时内迁之工商企业立足未稳，难以从中取得大量税收，直接税此时也未开征。为了取得大量财政收入，除田赋征实外，增收盐税确为简而易行之法。于是决定采取措施大量增产川盐，将盐税每担提高到5元6角，以征收更多税额以充度支。

战时盐务当局，为增产增税，投入了很大的力量，采取了许

多措施。当时的四川盐务管理局，对自贡的增产加运采取的首要措施是盐政改制。即将战前之商运商销改为官收官运商销，进而实行盐专卖，全盘统制盐业经济。二是重新划分四川盐务辖区，缩小四川盐政管辖范围，以便集中精力着重盐场盐斤增产。三是筹措巨额资金，扶持生产，开展盐运。四是运用价格杠杆作用，调节产销。五是统制原材燃料，充分供应生产物资。六是修建船闸公路，统制运盐船支，增加运载能力。七是整训盐务税警部队，提高官兵素质，掌握一支缉私、护运强有力的武装。上列数端，是自贡在抗战期间盐业增产加运的必要构成因素，兹就笔者所知记述如下：

一、盐政改革 抗日战争前两年，即1935年，国民党势力入川，统一了四川盐政，撤销了四川军阀设置的盐运使署，由盐务稽核所接管盐务行政。设立四川盐务管理局于自流井，实行有引岸无专商的“统制自由”行盐制度。对当时称为富荣的自贡运销，作出了专门规定：《富荣盐运销大纲》，其中称只要是年满20岁的公民，具有相当资力，有经营盐业之能力者，均可申请办运。一时新商踊跃办运，遂使自贡盐业稍有起色。抗战开始后，运额加大，原有运商，特别是老字号运商积压承运的盐斤甚多，增加运额力难胜任。如扩大招商，则遇到工商界普遍缺乏资金的困难，难以认满庞大运载金额。于是根据1937年国民政府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决定，盐务实行“民制、官收、官运、民销”方针，四川盐务局决定改变行盐制度。鉴于川盐运商许多是军阀官僚化名经营和历史教训，如果操之过激则容易滋生事端，增加阻力，因此四川盐务当局对举办官运一事，采取了慎重的步骤。第一步以抗战为大局，要求承运盐额，各商必须按期赶运至场，逾期不至者取消运权。然而各商沿袭旧习，迟运短运。盐务当局于是按各商配运时间先后，展限三月分别规定各商配额的最后运期。结果许多运商因营运资金不足，无力依限承运，有的只好主动申请

“辞岸”卸责，有的无话可说被取消运权。其中一些楚岸运商，则以道远运艰，资金不足，申请改岸，盐务当局则认为楚岸急需食盐，以前方军民食需急待运济为由不允改岸。大概不到一年时间，绝大部份商人运权次第收回。盐务当局运用策略将商运权有理有节的取而代之。

全面举办官运，必然要全部官收场盐。对于官收场盐，场商是拥护的，这样做不但有优厚的生产贷款，还有比较实惠的核本定价与各类津贴，就拿盐斤产出即售来说，就不用担心产品积压，更使场商满意。多年以来，自贡盐场一直是产浮于销，厂市不振，困滞盐斤，压积资金，场商倍受困扰，吃够了限产、禁炭、轮推乃至歇业的苦头。因此官收一经宣布，很快就顺利通过

了。

自贡盐全面实施官收官运，是在1940年夏始的。初定自贡官收场盐500载（63万担）。并将各储备常平盐仓改名“国防囤盐”，此项盐斤由财政拨款，但动用时需向财政缴价，囤盐总数达80万担，这对抗战时的军需民食具有备战备荒的意义。至于小灶户分散零星之票盐，除规定必须陆运外，为便于管理，乃委托票盐商联合组成盐垣，设人专司其职，盐垣不得私自启闭。大宗的引盐则设官仓，由盐场分署派员管理。由于盐量大、运期长，占用资金多，将官运分为三种形式办理。一种是政府自运，即由盐局营运；二种是委托商运，由委托之运商在场垫价领盐，承付各项运杂费用，到岸后交盐务机关官收入仓；三种是招商代运，不缴场价，只垫付运杂费，到岸官收入仓。各商应得委、代运费用由盐局统一付结，但对濒临前线之五、六战区，则按当地特殊情况变通办理。

二、战区供给 当时鄂西北分属五、六两战区。战时湖北省政府设在恩施，为了解决物资供应并平抑物价，设立了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曾经一度部份试行物物交换，减少货币流通量，

成效颇著，曾被誉为战时经济模范区。该平供处下，设有食盐部，经营万楚计岸之全部盐载，以盐易米，将米换取布匹及其他物资。当时战区的盐，往往替代了货币的作用。战区盐供给由自贡提供，为便于运输储存，大量是巴盐。笔者在恩施初次见巴盐，像石头样，食用时有的将其粉碎为灰色粉末。自贡在战前济楚盐每年将近100万担，战时每年增运186万担，总计运湘鄂盐平均每年286万担。比战前增加了1.8倍，尽管如此，湘鄂前线军民食用仍感不足，平均每人每月只有旧制半斤，比后方平均月人斤盐短缺一半。

当时自贡盐济鄂之水运终端是三斗坪，其地处前线，在宜昌西90里，宜昌已为日军侵占，其势多险，但鄂西盐务分局即设在这里。军队过往频繁，为使盐船、船工、趱卸运力不被军队征用，并为避免军队与税警之间的纠纷，经盐务总局核准，由第六战区派遣少将佟夫夔到鄂西盐务分局任局长。佟在军界有一定威信，在应付过往部队纠葛时的确起到很大作用。战时实行军盐公给，按军人日食三钱、军马日食一钱，造具总数填报军盐请领证。过往零星部队往往借口离开建制，额外估买盐斤，常常发生矛盾，其中也有因当时食盐紧缺，额外领盐转卖牟利的，如不是佟夫夔坐阵，其混乱不可想象。

三、战时盐运销 抗战期间盐运之运务管理，其繁剧程度倍于战前。因战前全属商盐，如有损失，由商人承担，一经官运，所有水引陆运均为国有，且战时食盐奇缺，不容造成损失。除盐局自运外，其余委运，代运之盐，必须严加管理。

承运商办理盐运，虽有利可图，但其手续之繁浩，却是彼此都不得已的事。先由承运商按照核定月额，每批先向盐局申请填发准单和运照，然后由承运盐号持同仓单运照等申报场分署，验明仓单所指仓、灶、数量，决定释放时间，再由盐局关外督运处派船，在釜溪河就近码头接运，严防漏税夹带多运。盐经验放

后，始从釜溪河用橹船运到邓关，再由邓关盐务支局再行查验，换驳船换装，在运照上批注放运时间，再度出关下放泸州。到泸州分局再次检查验收，在运照上盖章，换载长船下行，沿途各盐务机关如合江、江津、重庆、涪陵、万县、巴东以及三斗坪，均层层报请查验盖章。盐船在运行途中，都处于盐务机关的严密监督之下，以保证不夹带、不洒卖，甚至防止假口失吉腾空放炮的事件发生。盐载到岸后，可入仓待配售，也可以船代仓，战时因仓容有限，多采取以船代仓，就船放销的“以放代收”办法，节省收卸搬运费用，减轻了成本。但盐船代仓泊岸，空袭目标较大，一次盟军飞机误炸盐船多支，损失惨重。

自贡盐场发运盐斤，当时每年约三千余载。长江运盐木船，一般载量为每船1260担，俗称一载，每批三数载不等。自贡盐每包280市斤，是很沉重的，转运换船，装卸吊秤，都是体力搬运。在新辟的乌江运线上，羊角碛有五公里是断航险滩，全靠当地十八九岁的男女青年，一人背一包转运，可见战时盐运之艰难。

然而抗战期间的销务管理却较薄弱。客观上是鞭长莫及，不可能做到官销，主观上讲则是知难而退。当时的销务，主要由地方士绅与正当商人筹组“战时食盐购销处”负责经营，盐务机关则按当地岸价加短途运杂费、手续费等核定其趸、零售价并以“牌价”挂牌公告，以防止奸商牟取暴利。但战时购销处内，有不少土劣混迹其间，投机取巧之事防不胜防，当地政府虽有监督之责，亦皆明知不问。盐务机关实难做到一一稽查，倘遇有民众告状时，才派人前往调查，调查结果，往往并非民众，而是地方土劣间分赃不均的内讧而已。

四、实行盐专卖 1942年，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实行盐专卖，并定为国策。当时行政院、立法院相继通过了《盐专卖暂行条例》，由国民政府明令实施。条例的主要精神是统制产销，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和官销。盐税改称“专卖利益”，由从量计

征改为从价计征，离税于价。零售业务仍利用现有商店经营，但须经政府登记，给予特许营业证，并按规定办法进行经营。盐务机关在各集散地设置“食盐公卖店”，基本上做到每县一店，负责批发。零售业务则由核准之合作社、代销店经营。实行盐专卖后，各销售店对盐斤、款项之出入，均必须设立专帐，随时由盐专卖机关派员稽查，其应得利润，由盐专卖机关核定计入批发和零售价内，并核定出最高价，必要时还规定最低价。盐专卖在战时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它对安定人心，平抑物价、稳定社会均有成效。

盐专卖搞得较好的地方首推重庆。重庆当时是陪都，影响很大，川康盐局对此特别谨慎，为了做好此事，专门委托经营作风以正派称著的久大盐业公司承办。久大公司立即组织“中大食盐公卖店”10处，包括南北温泉、江北南岸、歌乐山、磁器口、海棠溪等地，布点得当，经营得体，按规定价格足量供给，博得市民的好评。久大公司的经营作风内涵有爱国主义的传统，在抗战期间表现卓越，使人难忘。

五、重新划分盐务辖区 战前四川盐务辖区属全国三大盐区之一。1935年，稽核所接管盐务行政，四川盐务管理局即设于自流井。抗战开始后，四川盐务辖区必须变动，以适应新的局势。

第一、由于西康建省，四川盐务管理局改称“川康盐务管理局”。但业务辖区缩小，只辖富荣（自贡）、犍乐、盐源、井仁、简阳、资中、隆昌等盐场；济湘济鄂盐与边盐之外配；川西南及西康各岸之运销，集中力量在增产、加运富荣盐之大宗。第二、将川北盐务分局升格为甲等局，直属财政部盐务总局、减轻川康局的工作负担。第三、将原属四川盐局的贵州黔岸督销局升格为甲等贵州盐务办事处，直属总局，将两淮盐局大批人员充实该处，减少川康局对黔边盐的运销事务。第四、将汉口撤退到万县的鄂岸盐务办事处（甲等）改为川东盐务管理局，直属总局，

川康局济楚盐在万县交斤，在下由该局负责。第五、设立川湘盐务联运特派员办事处，该员为甲等人员，直属总局。川康局将自贡济湘盐运至涪陵，减少了下段运务之繁重。

战前四川仅一个甲等局，战时增至五个，可见增产加运力量之增强。战前自贡盐产仅占全国的6%，战时上升到26%，而且是供应湘鄂战区，具有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因而负责自贡盐增产加运的川康盐局，自身也扩充了内部机构，增设了官运科，官运资金股，原材燃料统制委员会，工程室扩大为工程处，以适应业务发展之需要。盐专卖实施后，曾有组设专卖公司之议，与盐务机关分离，成为专事盐运销之企业。当时缪秋杰认为现之力量足可承担，不需另设，以减少机构、节省开支。实践证明，缪的主张是颇有见地的。

六、筹措产运资金 四川盐局为增加产运，用于富荣盐场增产加运的资金，大体分为三类：即生产贷款、官收官运资金和盐载押汇。

生产贷款资金，由四川盐局于1938年报经财政部批准，并由财部担保向中中交农四行贷款1350万元，另由盐务总局拨款100万元，共计1450万元，作为增产贷款。增产前夕，富荣盐场推卤井170余眼，月产卤水约30余万担，仅供年产300万担盐所需。为此，开辟卤源，增建盐灶成为当务之机。四川盐局决定，起推停井，改造旧井，淘办废井，恢复铗井和炭巴灶，新建炭花锅口444连，每连4口，凡此接受盐局增产任务者，均可申请增产贷款，即盐贷。贷款发放后，迅速出现大增产的局面，到1940年，仅三年时间，起复旧井188眼，续铗及新铗卤井43眼，炭花灶如雨后春笋遍布盐场，年产盐陡增到520余万担，被人们称为自贡盐业继太平天国时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官收官运资金始于1940年，其金额巨大，经财政部与四联行总处批准，核定盐业大借款一亿元。在借款未到前，先以存仓盐

按场价七折抵押透支1500万元，先办运济湘、济鄂盐，赓即对场商所产引盐全部官收并营运到岸。此项举措，实际动用约6000万元，盐业大借款并未用完。但为偿还借款，于每担盐附征偿本费8元，以后累有增加，其征收款额足以还本而有余，盐局此着其实乃无本经商，对政府而言，无非是以纸币换取了大量物资。

盐载押汇是对运商承办官运的借垫资本，在金融上称“逆汇”，即从承兑银行取款后再向收汇银行交款。盐载押汇按税本的七折计，运商得到一载押汇的资金，实际可办3载盐，这是有利可图的，份额多被淮盐运商和江浙财团所占得。自贡的运商仅侯策名每年有3载的份额，只占全部盐载的1%。盐载押汇的办理，先由运商将运照及盐载保险单、承兑汇票交承兑银行寄交收汇银行，当盐载到指定盐岸后，向银行还清本息，赎回运照、保险单，经盐务机关核对，并在护运查验单上盖章，才准予起仓或就船放销。在抗战期间，盐载押汇总额约两千多万元。

七、统制原燃材料 自贡盐场战前的采卤制盐原燃材料，主要由场商自行采购。抗战发生后，四川盐局考虑到以后来源困难，价格必然波动，若不加以统制，生产需要将难以保证。解决此事，非盐务机关权力所能及，乃于1937年经重庆行营核准，会同四川省政府在自贡设置四川省盐业燃料材料统制专员，负责办理其价格等事宜。1938年，在增产加运中，每年所需增加钢绳120圈，煤油桶4万个，煤炭35万吨，以及大量的木材、楠竹、篾索等物。于是及报经批准，设置了盐场原燃材料统制委员会，受盐局领导，接管前统制专员之一切事权。

统委会成立后，盐局又洽四行贷款500万元，提供该会用作启动资金，开始营运。为满足原材料的需求，一面派人分赴省内外收购船用、矿山旧钢绳、旧煤油桶运回改制，一面向香港订购钢绳，经海防、云南运回。香港被日军侵占后，钢绳来源受阻，统委会即采取节约使用之措施，先令部份负荷较轻的卤井搭用篾

索，并由盐局在核价时加搭箠补价。为了增加钢绳货源，曾以“租借法案”名目向美国购买钢丝绳、白铁皮，先空运昆明，然后转车运回，按照原价加运杂费出售，保证了供应。

在煤炭供应方面，盐局与当时资源委员会投资合营威远黄荆沟煤矿，其产之优质煤，全部由统委会统购、设栈贮存。又在威远、贡井、邓关等处设栈收购小煤窑产煤，又分别运至高硐、雷公滩等地堆存。场商用煤须先申请、缴价后，执发煤通知到煤栈领运，煤质优劣视情搭配，基本上属统购统销。在抗战时，统委会经营盐场用煤每年达30余万吨，其他木料约20万根，楠竹10万余根，箠索约200万斤。

对采卤需要的锅炉、机车等动力设备，以及灶上用的盐锅等，统委会与盐务总局技术处在东兴寺建试验工厂进行订制，并负责供应零配件。1940年即添制锅炉、机车7套，以后续有增加，总计在30套以上。为了给电推卤提供电力，川康盐局与资源委员会合办，在张家坝建500瓩发电厂一座。

在抗战期间，自贡盐业的增产措施，还有价格管理、统制运盐船支、修建船闸公路、整训盐务税警等，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自贡盐业在抗战中的贡献

自贡盐业在抗战中再次兴盛，对解决战时食盐的军需民食，对支持当时的财政经济，以及维持和稳定社会等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盐税收入 抗战八年，自贡年均产盐480万担，若按当时的最低税率每担5.6元作估计，每年征收盐税达2700万元。实际上，盐税率逐步上涨，曾经每担盐定税10元，税收可高达4800万元。仅以2700万元计，可以支持27个标准编制的陆军师一年的军饷。若将以款项购黄谷，可购1350万石（每石150市斤），折